

# 走過

◎張蓮鈺

我是陽明牙醫系第十屆畢業的校友，也是口腔生物研究所碩士班今年的畢業生（第四屆）。回想起自大學一年級踏進校門至今已有十三個年頭了，與陽明的緣份不可謂不深。常有人好奇地

問我為何會在臨床工作了多年之後，又回來投考研究所？而且是屬於基礎醫學研究的領域。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有時

會回答：因為臨床工作久了有倦怠感，想再充電，再加上師長的鼓勵，所以回來考研究所，然而仔細想想自己遲遲不肯跨出那行走江湖的第一步，至少有一部份原因是在於對這塊地方一種莫名的眷戀。無論如何，雖然有兩年的時間暫時離開臨床工作，這一段埋首於基礎研究的研究所生涯卻是我人生中不可磨滅的記憶和重要的里程碑！

剛上碩一時，因為要選修遺傳所蔡世峰老師的課，蔡老師問我大學唸什麼系，是否修過生化？我回答他有修過四學分的生化。他又問我是否還記得？我楞住了，真得一點也不記得了，距大二修生化的年代已經有十年了！然而仁慈的他仍然讓我一邊修生化所的大生化，一邊修他的討論課。那時候時常穿著簡便的T恤、牛仔褲穿梭於各研究所課堂中，不希望被看出是超齡的學生。然而幾乎完全不同的領域，常常使自己覺得是一個認真卻驚鈍的白痴學生。回到系館後，更是時常黏著指導老師張國威學長幫忙惡補，也虧了張老師極有耐心地教導，引領我慢慢進入分子生物學的領

域。並使我能不辱使命，在外所所修課程的學期成績都不輸其他研究所的同學。所內的萬曉晴老師與洪善鈴老師亦常受到我的騷擾，給我很大的幫助；當時的所長張哲壽老師對學生也是關愛有加；還有其他學長如，研究室同仁氣氛都相當融洽。這些都使得原本略顯枯燥的學術殿堂，多了一些溫暖的滋潤。

實驗室的生涯又是另一番景象。原本以為實驗室的工作只是多學另一種技巧而已，等到真正做實驗時才曉得沒有那麼簡單。雖然技巧純熟很重要，然而邏輯推理與思考習慣的養成更加重要，否則一次又一次重複相同的實驗操作不但費時費力，也會把人逼瘋，而勞力的付出，辛苦的程度並不亞於其他任何行業！在此同時，又要有清晰的頭腦思考論文的整理與寫作，壓力相當大，腦子裡已沒有空隙可以容納任何與論文、實驗無關的東西了！那段沒日沒夜的日子總算是過去了，雖然當時驚濤駭浪，如今也已風平浪靜。在張老師的指導之下，我們對口腔癌中終末子梅的研究，總算有一點初步的成果。正因為經歷了這些成果得來不易的過程，使得自己對學術研究者專業背後的辛勞有更深刻的體驗。

陽明大學牙醫學院籌備處下之口腔生物研究所自民國八十三年由首任所長楊世芳老師帶領創所至今已屆四屆畢業生。除現任所長鍾國雄老師之外，目前編制內有四名專任老師。其中張國威老師與林姝君老師夫婦專門研究口腔癌的



分子病理機轉；洪善鈴老師主要是做口腔微生物的基礎研究；而萬曉晴老師除了研究過敏與嗜伊紅性白血球之機轉外，也對檳榔成分加以探索。這些研究領域乍聽之下，似乎與臨床工作甚有距離，但事實上，二者之間互為因果，密不可分。這點也是真正唸過研究所才有的體驗，口生所招收的學生不限於牙醫系畢業生，只要是生物醫學相關科系皆可。主要就是因為浩瀚的基礎醫學之間的確有相通之處，而且不同背景的學生，往往可以帶入原本所學，刺激更多的思考方向，也可以將在研究所學到的基本原則，應用於原本的專業之上，或作為進一步攻讀博士的基礎。至於牙科畢業生，在接觸了臨床牙醫師工作後再回頭做基礎研究，就個人經驗而言，可以藉機整合自己的思路，瞭解疾病形成最基本的理論，最新的研究方向，俾能對疾病原理有較完整的概念。臨床工作者重新踏入基礎醫學領域，往往更能深刻體悟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與迫切性；腦力互相激盪下，使得臨床與基礎之間有更多的溝通，而能共同向前邁進。畢業後，若不想繼續攻讀學位而重返臨床，亦有能力自行設計研究計劃，兼顧臨床工作與學術研究。事實上，這正是目前整個大環境的趨勢走向——即臨床與學術兼顧。然而懶散的自己在拿到碩士學位後，目前只繼續助教的教學工作，再過一段時間，應會重新接觸病人；雖然是否繼續進攻學位，仍未確定，再接觸實驗室工作應是必然的。

就讀偏向生物方面的口生所，是我人生中相當重要的一頁。它喚起了多年前——在考大學聯考之前，自己對生物方面原有的興趣，在遺忘N年後被憶起。原來生物界仍是多采多姿地進行著，學術界對這方面的探討也進入了更深入更尖端的分子結構機轉的探討，然而生命神秘的面紗從未被完全揭開過，人類的好奇心則使得這方面的知識正以驚人的速度累積著，有幸一窺這瑰麗的學術殿堂，重新檢討了過去侷促一角的生活型態與思考模式，受益匪淺。原來牙醫系畢業生還是可以有多方向的發展，千萬不要畫地自限。人潮替換了廿幾年，感念自己亦參與了部分歷史的同時，有句話想告訴正在形成歷史的學弟妹們，不論將來你選擇的人生是什麼，只要不自我設限，天空都是寬廣的！窗外瑞伯颱風帶來的風雨已經止息，而我，也該停筆了。



中立者為作者